

岭
南
遗
书

嶺南遺書

昭代經濟言卷十三

嶺南遺書

南海 陳子壯 集生撰

海

瑞

字汝賢廣東瓊山人隆慶時仕至應天巡撫贈太子少保諡忠介

直言天下第一事

全

臣聞君者天下臣民萬物之主也惟其爲天下臣民萬物之主責任至重凡民生利病一有所不宜將有所不稱其任是故養君之道宜無不備而以其責寄臣工使之盡言焉臣工盡言而君道斯稱矣昔之務爲容悅阿諛曲從致使災禍隔絕主上不聞者無足言矣過爲計者則又曰君子危明主憂治世夫世則治矣以不治憂之主則明矣以不明危之無乃使之反求眩瞶莫知趨舍矣乎非通論也

臣受國厚恩矣請執有犯無隱之義美曰美不一毫虛美
過曰過不一毫諱過不爲悅諛不暇過計謹披瀝肝膽爲
陛下言之漢賈誼陳政事於文帝曰進言者皆曰天下已
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安且治者非愚則諛夫文帝漢
賢君也賈誼非苛責備也文帝性仁頗柔慈恕恭儉能有
愛民之美優游退遜尙多怠廢之政不究其弊所不免槩
以安且治當之愚也不究其才所不能槩以政之安且治
頌之諛也陛下自視於漢文帝何如陛下天資英斷睿識
絕人可爲堯舜可爲禹湯文武下之如漢宣之勵精光武
之大度唐太宗之英武無敵憲宗之志平僭亂宋仁宗之
仁恕舉一節可取者陛下優爲之卽位初年剷除積弊煥

然與天下更始舉其大槩箴敬一以養心定冠履以辨分
除聖賢土木之像奪宦官內外之權元世祖毀不與祀祀
孔子推及所生天下忻忻然以大有所爲仰之識者謂輔
相得人太平指日可期非虛語也高漢文帝遠甚然文帝
能充其仁恕之性節用愛人呂祖謙稱其不盡人之財情
是也一時天下雖未可盡以治安予之然貫朽粟陳民多
康阜三代之後皆稱賢君焉陛下則銳精未久妄念牽之
而去矣反剛明而錯用之謂長生可得一意元脩富有四
海不曰民之脂膏在是也而興修土木二十餘年不視朝
綱紀弛矣數行推廣事例名節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爲
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爲薄於君臣樂西

苑而不返宮人以爲薄於夫婦天下吏貪民不聊生水旱
靡時盜賊茲熾自陛下登極初年亦有之而未甚也今賦
役煩增萬方則效陛下破產禮佛日甚室如懸磬十餘年
來天下極矣天下因卽陛下改元之號而臆之曰嘉靖者
言家家皆淨而無財用也邇者嚴嵩罷相世蕃極刑差快
人意一時稱清時焉然嚴嵩罷相之後猶之嚴嵩未相之
先而已非大清明世界也不及漢文帝遠甚天下之人不
直陛下久矣內外臣工之所知也知之而諱語詩云衮職
有闕惟仲山甫補之今日所賴以弼棐匡救格非以歸正
諸臣責也夫聖人豈絕無過舉哉古者設官亮采惠疇足
矣不必責之以諫保氏掌諫王惡不必設之也木繩金礪

聖賢不必言之也乃修齋建醮相率進香天桃天藥相率表賀建興宮室工部極力經營取香覓寶戶部差求四出陛下誤舉諸臣誤順無一人爲陛下正言焉都兪吁咈之風陳善閉邪之義邈無聞矣諛之甚也然愧心餒氣退有後言以從陛下昧沒本心以歌頌陛下欺君之罪何如夫天下者陛下之家也人未有不顧其家者內外臣工有官守有言責皆所以奠陛下之家而磐石之也一意元脩是陛下之心惑也過於苛斷是陛下之情偏也而謂陛下不顧其家人情乎諸臣顧身家以保一官多以欺敗賊敗不事事敗有不足以當陛下之心者其不然者君心臣心偶不相值也遂謂陛下爲賤薄臣工諸臣正心之學微所言

或不免己私或失詳審誠如胡寅擾亂政事之說有不足以當陛下之心者其不然者君意臣意偶不相值也遂謂陛下爲是己拒諫執陛下一二事不當之形跡億陛下千百事之盡然陷陛下誤終不復諸臣欺君之罪大矣記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今日之謂也爲身家心與懼心合臣職不明臣以一二事形跡旣爲諸臣解之矣求長生心與惑心合有辭於臣君道不正臣請再爲陛下開之陛下之誤多矣大端在脩醮脩醮以求長生也自古聖賢止說脩身立命止說順受其正蓋天地賦予於人而爲性命者此盡之矣堯舜禹湯文武之君聖之盛也未能久世不終下之亦未見方外士自漢唐宋存至今日

使陛下得以訪其術者陶仲文陛下以師呼之仲文則既死矣仲文尙不能長生而陛下獨何求之至爲天賜仙桃藥丸怪妄尤甚伏犧氏王天下龍馬出河因則其文以畫八卦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其背因而第之以成九疇河圖洛書實有此瑞物以洩萬古不傳之祕天不愛道而顯之聖人藉聖人以開示天下猶之日月星辰之布列而厯數成焉非虛妄也宋眞宗獲天書於乾祐山孫奭諫曰天何言哉豈有書也桃必採而後得藥由人工搗以成者也茲無因而至桃藥是有足而行耶天賜之者有執手而付之耶陛下元脩多年矣一無所得至今日左右奸人逆陛下元脩妄念區區桃藥之長生理之所無而元脩之無

益可知矣陛下又將謂懸刑賞以督率臣下分理有人天下無不可治而元脩無害矣乎夫人幼而學旣無致君澤民異事之學壯而行亦無致君澤民殊用之心太甲曰有言逆於女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女志必求諸非道言順者之未必爲道也卽近觀嚴嵩有一不順陛下者乎昔爲貪竊今爲逆本梁材守道守官陛下以爲逆賊者也歷任有聲官戶部者以有守稱之雖近日嚴嵩抄沒百官有惕心焉無用於積賄求遷稍自洗滌然嚴嵩罷相之後猶之嚴嵩未相之前而已諸臣寧爲嚴嵩之順不爲梁材之執今甚者貪求未甚者挨日見稱於人者亦廊廟山林交戰熱中鶻突依違苟舉故事潔己格物任天下重使社稷靈

長終必賴之未見其人焉得非有所牽制其心未能純然
精白使然乎陛下欲諸臣惟予行而莫違也而責之以效
忠付之以翼爲明聽也又欲其順乎元修土木之誤是股
肱耳目不爲腹心衛也而自爲視聽持行之用有臣如儀
衍焉可以成得志與民由之之業無是理也陛下誠知元
修無益臣之改行民之效尤天下之安與不安治與不治
由之翻然悟悔日視朝政與宰輔九卿侍從言官講求天
下利害洗數十年道君之誤置其身於堯舜禹湯文武之
域使其臣亦洗數十年阿君之恥置其身於皋陶伊傅之
列相爲後先明良喜起都兪吁咈內之宦官宮妾外之光
祿寺廚役錦衣衛恩廕諸衙門帶俸舉凡無事而官者亦

多矣上之內廚內庫下之戶工部諸廠段絹糧料珠寶器
用材木諸物多而積於無用用之非所宜用亦多矣諸臣
必有爲陛下言者諸臣言之陛下行之此則在陛下一節
省間而已京師之一金田野之百金也一節省而國有餘
用民有蓋藏不知其幾也而陛下何不爲之官有職掌先
年職守之正職守之全而未行之今日職守之廢職守之
苟且因循不認真不盡法而自以爲是敦本行以端士習
止上納以清仕途久任吏將以責成功練選軍士以免召
募驅緇黃遊食使歸四民責府州縣兼舉富教使成禮俗
復屯鹽本色以裕邊儲均田賦丁差以蘇困敝舉天下官
之侵漁將之怯懦吏之爲奸刑之無少姑息焉必世之仁

博厚高明悠遠之業諸臣必有爲陛下言者諸臣言之陛下行之此則在陛下下一振作間而已一振作而諸廢具舉百弊剋絕唐虞三代之治粲然復興矣而陛下何不爲之節省之振作之又非有所勞於陛下也九卿總其綱百職分其任諸撫按科道糾舉肅清之於其間陛下持其大綱稽治要而責成焉勞於求賢逸於任人如天運於上而四時六氣各得其序恭己無爲之道也天地萬物爲一體固有之性也民物熙洽薰爲太和而陛下性分中自有真樂矣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道與天通命由我立而陛下性分中自有真壽矣此理之所有可旋至而立效者也若夫服食不終之藥遙望輕舉理之所無者也

理之所無而切切然散爵祿竦精神元脩求之懸思鑿想
繫風捕影終其身如斯而已矣其可乎夫君道不正臣職
不明此天下第一事也於此不言更復何言大臣持祿而
外爲諛小臣畏罪而面爲順陛下有不得知而改之行
者臣每恨焉是以昧死竭忠惓惓爲陛下言之一反情易
向之間而天下治與不治民物之安與不安決焉伏惟陛
下畱神宗廟幸甚天下幸甚

張棟

陳邊事

全

題爲邊事懷憂效忠無策縷陳愚款以冀一得事伏念臣
棟譎淺無似荷蒙皇上拔置兵垣則邊疆之事臣旣以身

任之矣頃因人乏承遣閱視則邊疆之事臣又以身親歷之矣一時閱視諸臣率皆借箸持籌以還報而臣獨未敢置一言者蓋深有見於邊事之難言也無過戰守和三端而已言戰則兵何在乎馬何在乎可徒手而搏否乎言守則恃有險乎恃有人乎可堅壁而待否乎言和則和且二十餘年矣和之害至今日而彰彰較著矣臣故不忍不言而猶不敢輕言卽不敢輕言而終不忍不言願緩頰於皇上之前臣欲首請罷和先後諸臣之請罷和者屢矣和竟不可罷何也當事之臣懼皇上也懼言者也皇上聖明神武照臨在上懼之也宜何懼於言者則有說焉和之議始自嘉靖中而成於先帝末年已二十餘年於此封疆之吏

咸借此爲躋崇躋要之階廟堂之上若恃此爲久安長治之計戰守機宜棄置不脩陵夷至今而廢弛已極一旦罷和口狠如狼必張吻而入屠城戮地萬萬所在不免言者不羣起而歸咎之乎當事者之持不肯罷臣故知其非得已也但臣伏枕而思心血已竭如能苟且目前養寇禍國而不與其憂則和可無罷誠念及於他日之禍當必有按劍而起不俟崇朝者蓋嘗備查和之始議謂當假此羈縻姑緩其入犯一年不犯則有一年之成功兩年無警則有兩年之實效但得三五年寧靜而常勝之機在我矣今奚啻三五年耶而常勝之機何在爲今日計必曰彼強我弱未可輕罷自今伊始務力脩我備真足以制其死命而後

和可罷也嗟嗟此卽始議云耳人情不激則不奮不懼則不思不逼危亡則不能輕死故曰置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儻欲借和以修武必文武將吏下至廝養刑餘無一人非忠臣義士而後可不然一念偷安勇者可餒一人易心舉者可墜今日以冀明日明日復冀明日更二十年其禍不知又當何如也故和在今日欲罷則罷愈後時愈不可罷矣和罷於今日其禍必慘今日不罷而俟他日其禍且有不忍言者矣此何待智者而後見邪臣是以欲首請罷和而臣又知其言之必不售也無已則願議啓邊之令願議損軍之令以爲和助可乎我旣與彼和而邊將倖功邊氓貪利釁自我發是誠啓邊也若彼入搶掠而